

小  
腆  
紀  
傳

小腆紀傳卷第十五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肅謨

列傳第八

左懋第

袁繼咸 張亮

祁彪佳

子理孫  
吳伯默

班孫

左懋第字仲及號蘿石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爲韓城知縣有聲父喪三年不入內事母盡孝擢戶科給事中庚辰大旱請賑畿南天果雨十七年春奉命督兵湖襄聞變誓師而北會南京建號入見流涕陳中興大計命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時我

大清兵屢破闖賊朝議遣使通好并冊封吳三桂而難其人

懋第以母喪請終制不許因請使北詔加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與左都督陳洪範太僕寺少卿兼職方司郎中馬紹愉偕往而令懋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務紹愉崇禎時與陳新甲通款事於我

朝爲懋第劾罷者也懋第疏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求東宮二王蹤跡誼不敢辭但經理通和兩事也如欲用臣經理則乞命洪範紹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東撫臣收拾山東以待如用臣與洪範北行則去臣河北經理之銜而罷紹愉勿遣皆不許臨行又言臣此行生死未知敢願以辭闕之身効一言臣所望者恢復而近日朝政似少恢復之氣望陛下時時以先帝之讐北都之恥爲念瞻高皇之弓劍則念

成祖列宗之陵寢見有離黍之傷撫江左之遺民則念河北山東之版圖不免陸沈之禍更望嚴諭諸臣整頓士馬勿以臣北行爲議和必成勿以和成爲足恃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又言先帝殉難臣少由諫諍臣少也遠如幽燕之地勿以在遠而忘近如汲冢之流勿以逆耳而棄惟陛下察之眾臆其言齎金千兩銀十萬兩幣數萬端吏卒三千人護行時史可法駐泗州與懋第相見謂曰經理具文耳通和詔旨也公宜疾行無留以故所至豪傑稽首願效驅策者皆不敢用慰遣而已八月渡河次滄州聞吳三桂已改封平西王乃遣使以策命先授三桂喻來意三桂不發書緘冊上攝政王王怒十月至張家灣令以

百人入授四夷館洪範無言懋第曰夷館授我是以屬國見待也我必不入爭之再四乃改鴻臚寺且遣官騎迎之建旄乘車肅隊而入懋第斬纓大經迎者訝曰吉禮也而凶服將之可乎懋第曰國喪也並有母喪國喪臣所同母喪所獨也迎者不能詰十四日戊辰我內院大學士剛林至戎服佩刀坐堂上責朝見懋第欲以客禮反覆折辨聲色俱厲洪範紹愉俱攫然色變乃曰此大事非一日可決姑徐之剛林出明日索國書懋第不答以所齎金幣及陵工之犒先之時我朝初定中原中朝故事猶未深晰所往復辨論者皆諸降臣之指而懋第慷慨不撓剛林歎曰此中國奇男子也厚爲客禮待之懋第旣不得謁陵乃陳太牢於寺廳率將士喪服三

日哭攝政王聞而益重之已而悉歸使臣甫出京抵滄州忽追懋第及紹愉還獨遣洪範歸蓋洪範已潛納款請身赴江南招劉澤清且請留懋第勿遣也改館懋第於太醫院久之上我攝政王啓曰某奉命通好無故羈我使臣則後之持節者誰復不避險阻以勤國事不報明年正月滄州將士劉英曹遜金鑣入見懋第曰生爲明臣死爲明鬼我志也因以蠟丸奏之未至而南都陷懋第聞變慟哭從弟懋泰以投降授官者來勸降懋第叱之出曰汝非我弟也閏六月十五日以江南平再下薙髮令副將艾大選首自髡懋第怒殺之十九日收下獄參謀兵部司務陳用極遊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王廷佐守備劉統俱從入守者來訊懋第曰我頭可斷髮不

可斷艾大選違我節度我自行我法殺我人與若何與越日攝政王見之內朝數以僞立福王勾引土賊不投國書擅殺總兵當庭抗禮五大罪懋第侃侃不屈攝政王顧在廷漢臣云何陳名夏曰爲福王來不可赦懋第曰汝先朝曾元何在此金之俊曰先生何不知興廢懋第曰汝何不知羞恥攝政王揮出斬之臨刑顧用極等五人曰悔乎用極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懋第南向再拜曰臣等事大明之心盡矣題絕命詞云漠漠黃沙少雁過片雲南下竟如何丹忱碧血消難盡蕩作寒烟總不磨端坐受刑五人同見殺是日風沙四起捲市棚於雲際屋瓦皆飛觀者泣下門下士葬之彰義門白馬寺陳用極崑山人王一斌甯國人張良佐王廷佐劉統皆上

元人我

朝賜懋第專諡曰忠貞用極通諡曰忠節一斌良佐廷佐統俱節愍

袁繼咸字季通號臨侯宜春人天啓乙丑進士授行人遷廣東道御史以監會試疎縱謫南京行人司副遷禮部員外郎癸酉典廣東鄉試遷山西提學科臣李世祺以劾溫體仁左遷繼咸未出都上言曰養雞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口擊而紕其羽臣所深憂也中官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檄諸曹郎以謁尙書儀注見繼咸爭之曰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今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官之座安得有廉恥邪崇禎帝切責之旣莅任巡按御史張孫振以



請託不應銜之誣劾以賊逮問陽曲諸生傅山者以學行師表晉中約其同學曹良直等詣闕訟冤得釋由武昌參議薦陞鄖陽巡撫以賊陷襄陽逮問遣戍明年起總理河北屯政大學士吳牲將出視師議設總督於九江加繼咸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九江軍務至蕪湖遇左良玉索餉東下繼咸激以忠義挽良玉西行時張獻忠蹂躪楚地繼咸指江中屍示良玉曰將軍忍見此乎左變色因責之曰將軍功雖多過亦不少朝廷不督過之一歲兩遣中使宣諭開國徐中山所未有也柰何不圖報稱且人孰無死張睢陽死賀蘭進明亦死吾甯爲睢陽死不爲賀蘭生也良玉大感動遂旋師復武昌繼咸至九江申明軍實聯絡柯陳諸大姓兵扼瑞

州窺賊所向會吳姓得罪又改屯田以呂大器代之與良王  
不睦軍中大閼帝曰今日袁明日呂諸臣何紛紛也乃復以  
繼咸代大器京師陷史可法遣人約勤王繼咸遽率師至安  
慶而福王監國詔至繼咸慮良王左右無正人必生異議亟  
致書言福王倫序之正邀同入朝良王得詔果不拜聞繼咸  
言開讀如禮既晉四鎮伯爵繼咸入見面陳封爵以勸有功  
無功而伯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伯則跋扈者愈多上深然  
之繼咸又言皇上卽位之初雖以恩澤收人心尤當以紀綱  
肅眾志蓋君德剛毅爲先不可使太阿倒持竊慮冬春之間  
淮上未必無事臣雖驚顙奉六龍爲瀟湘之行上有難色閣  
臣姜曰廣在側曰所言非遽爲此事要不可不存此心又詣

楊前密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然所部多降將陛下初登大寶人心危疑意外不可不防臣當馳還汛地上是之繼咸赴閭責史可法不當封高傑等疏陳致治守邦大計言金陵之界限在大江而淮南江北爲之屏蔽金陵之咽喉在潯陽而湖南襄樊爲之門戶今淮南江北無恙也叛將潰兵盤踞其間小民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此不可不加意措置湖南新經喪亂千里蒿萊宜遣重臣撫治選補廉吏緝和難民招徠商賈通巴蜀黔粵之貨襄陽爲古今必爭之地必設重鎮重鎮必宿兵兵必責餉修城置器諸費不貲皆不可不早計也夫襄樊守則可由宛葉以圖關中淮南江北守則可由歸德以圖河南亦可由彭城以圖河北攻守之大勢如此也又言致

治必先得人高宗知李綱趙鼎之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  
而以汪伯彥黃潛善秦檜湯思退諸小人參之以致主勢日  
卑親恥不雪其得偏安一隅猶幸耳國難雖殷老成未謝以  
臣所知若劉宗周吳甡黃道周楊廷麟葉廷秀諸人著名先  
朝至今思其議論於後之禍敗灼如著龜使先帝早用其言  
豈有今日馬士英以爲刺己深恨之會湖廣巡按御史黃澍  
監良玉軍挾其勢劾士英罪可斬士英遣緹騎逮之澍乃諷  
將士譁繼咸爲留江漕十萬石餉十三萬金給之且代澍申  
理劉澤清之誣奏姜曰廣也繼咸又馳疏申辨士英愈怒欲  
敗壞其事凡所陳奏及題用監司郡縣官悉停寢而阮大鍼  
在兵部於繼咸奏調部將必俟行賄方給敕印由是諸將愈

解體先是楚將楊國棟張先璧黃朝宣等潰兵數萬人劫掠  
斬黃間繼咸陰以恩撫之使無爲良玉用疏請湖南總督速  
蒞任收士卒心而士英不聽令良玉鎮全楚良玉得盡收先  
璧等軍勢愈張繼咸貽書朝臣左兵不可不備宜稍加督撫  
權示相維勢士英終不省繼咸乃因賀元旦上疏曰元朔者  
人臣拜手稱觴之日陛下當以爲嘗膽臥薪之時念大恥未  
雪宜以周宣之未央問夜爲法以晚近長夜之飲角觥之戲  
爲戒省土木之工節浮淫之費儆諭臣工後私鬪而急公讐  
臣每歎三十年來徒以三案葛藤不已要典一書先帝已經  
焚毀何必復理其說書未進亟寢之書已進亟毀之至王者  
代興從古亦多異同平勃迎立漢文不聞窮治朱虛之過房

杜決策秦邸不聞力究魏徵之非固其君豁達大度亦其大  
臣公忠善謀翊贊其美請再下寬大之詔解園扉疑入之囚  
斷草野株連之案上降旨俞其言而士英等方以要典排善  
類益不喜裁其餉六萬軍中有怨言繼咸爭之不得因力求  
罷又不許黃澍再被逮不至袁宏勳因劾繼咸庇護三案公  
然忤逆繼咸疏辨上曰袁繼咸身任封疆自有本等職業不  
必藉題尋釁會繼咸議造戰艦檄九江僉事葉士彥於江流  
截買材木士彥家蕪湖與諸商暱封還其檄繼咸恥令不行  
疏劾士彥士彥同年御史黃耳鼎亦劾繼咸疏中有繼咸心  
腹將校勸良玉立他宗良玉不從之語蓋欲搆繼咸於良玉  
也而良玉常以不拜監國詔自疑聞耳鼎疏中語益懼因上

疏明與繼咸無隙耳鼎受人指使且言要典宜再焚上諭解之由是羣小益銜繼咸將召入害之推爲刑部右侍郎上曰彼地須繼咸耳不允又推爲戶部右侍郎上慮無以牽制良玉亦不許已而有北來太子事繼咸疏言太子居移氣養移體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襲王昺原係貴族高陽未聞屠害何事隻身流轉到南旣走紹興於朝廷有何關係遣人蹤跡召來望陛下勿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悲則宇宙享蕩平之福矣又疏言東宮眞僞亦非臣所能臆揣眞則望行良玉言假則請多召東宮舊臣識認以釋中外之疑疏未達而良玉軍已東下矣初繼咸聞闖賊南渡令其部將郝效忠鄧林奇等守九江自統副將汪碩畫李士元等援吉安甫登舟而

左兵至復還士民泣言我兵不及十之三激之禍且不測且令諸將斂兵入守繼咸曰入城示之弱不可良玉抵北岸書來願一握手爲別繼咸至其舟言及太子事良玉大哭袖出太子密諭集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密諭從何來公今以檄行之是讐國也請改爲疏良玉不得已約不破城駐軍候旨繼咸歸集諸將城樓涕泣曰兵諫非正也晉陽之甲春秋所惡我可同亂乎當與諸君城守以俟朝命而兩營諸將有相通者左營驀入縱火袁營張世勳郝効忠夜半斬關出繼咸冠帶欲自盡黃澍入泣拜曰甯南無異圖公以死激成之大事去矣副將李士春亦密白繼咸隱忍到前途王文成之事可成也繼咸乃止出城



欲面責之而良玉病革尋死乃勸其子夢庚旋師不聽則已與黃澍輸款於我

大清矣繼咸遣人語部將鄧林奇汪碩畫李士元等毋爲不忠林奇等避湖中遣逆繼咸而繼咸爲郝效忠所紿赴其軍劫之北去軍中自銘曰死事也易成事也難爲嬰弗克爲白維艱張死匪先許死匪後臣心靡他靖獻我后抵大勝關我豫王傳語袁總督隨行與以大官作又自銘曰大官好作大節難移成仁取義前訓是依文山袁山仰止庶幾袁山繼咸自號也見豫王長揖不拜爲設宴不飲亦不言在道自縊不死絕粒八日又不死入京就館內院學士剛林勸之朝且曰朝廷爲明討賊今賊未絕君入仕可爲明帝報讐繼咸曰討

賊新朝之惠也今宏光何在而臣子圖富貴乎剛林又言宏光不道事曰君父之過臣子何敢知乃改館邏卒守之幅巾衲衣兀坐讀書終不薙髮明年六月二十四日出至菜市就刑曰吾得死所矣年四十九鄉人李元鼎爲我兵部右侍郎收其骸骨歸袁州子一藻不仕亦早卒我

朝賜專諡曰忠毅

張亮四川人崇禎某科舉人歷官榆林兵備參議有能聲薦改安廬兵備討賊有功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南都立亮疏言南北只隔一河賊若從山東來則淮徐據黃河之險我能守之若從河南來則無險可守今茫無稽察致壘斷者飽載而販於賊巢濱河者所司何事而疎玩若此哉乞飭嚴加

盤詰販賣者治以通賊之罪又言賊勢可圖請解職視賊所向督兵進討而馬士英意殊不在賊詔亮還任明年四月左夢庚陷安慶被執挾與俱北乘間赴水死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祁彪佳字幼文一字宏吉又號虎子山陰人年十七舉於鄉又四年成天啓壬戌進士授興化府推官更易其年少操土音侮之彪佳買二麕婢密詢之浹旬升廳事遍召諸吏聲其罪眾驚以爲神故事巡按御史率倚推官爲耳目其胥吏奸惡無問者彪佳倡議訪犯先從推官左右始人服其公政績大著遭父喪去職崇禎初擢福建道御史進封事略云凡文武內外大小諸臣必使之安其位而後盡其心邇來六卿九

列之長詰責時聞引罪日見因而周章急遽救過不遑竊恐  
當事諸臣怵於嚴旨冀以迎合揣摩善保名位臣所慮於大  
臣者此也人才中下參半藉上感發其忠義鼓舞以功名今  
司道有司或欽案之累由人或錢穀之輸不足降級住俸十  
居二三必至苟且支吾急功赴名之心不勝其掩罪匿瑕之  
念臣所慮於羣臣者此也陛下聞鼓鼙而思將帥之臣倘得  
眞英雄卽推轂設壇夫豈爲過或獎拔之術未盡則冒濫之  
實將萌臣所慮於武臣者此也陛下深懲情竊特遣內臣撫  
按之事多令監視正恐同罪同功反使互蒙互蔽開水火之  
端其患顯啓交結之漸其患深臣所慮於內臣者此也忤旨  
切責軍興上合籌天下全局疏帝善之下所司出按蘇松宜

興翰林陳于鼎陳于泰暴於其鄉民乃聚焚其廬發其祖墓併及首輔周延儒祖墓洶洶不散彪佳單騎往捕治如法而於延儒無所徇延儒憾之吳中姦民結黨立天主名號橫行鄉里有司不能制彪佳廉得其魁四人召紳士父老會鞠城隍廟杖殺之民大稱快表禮郡中清修之士歸子慕朱升宣張基等奉羊酒鼓吹騎從到門以見並疏其學行於朝請授翰林院待詔士林以爲盛事旣而回道考覈延儒風主考者鐫一級帝察其無罪祇令降俸尋請終養歸從劉宗周遊其學益進家居九年母服闋召掌河南道事請留宗周表率百官又以京察不當面斥吳昌時於朝十六年佐大計絕請謁尋以刷卷南畿乞休不允便道還家聞京師陷慟哭赴南都

福王至羣議援宋高宗故事立爲兵馬大元帥彪佳曰今與宋不同宋時徵欽固在也今海內無主盍如景泰稱制監國議乃定首陳紀綱法度爲立國之本次及發號用人二事又疏陳致治大本語甚剴切王嘉納之五月三日王監國俄有傳登極者蓋呂大器以異議懼禍請登極以自媚也彪佳曰監國名甚正遽登極何以服人心謝江北將士且今日監國明日卽位事同兒戲宜待發喪除服議之乃止高傑掠揚州士民奔避無賴者乘間剽奪廷議彪佳按吳有威望命往宣諭斬倡亂者數人宣布赦文甄別有司臧否一方遂安六月遷大理寺丞轉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先是北京之變諸生檄討其搢紳授僞職者姦人因之以爲利蘇州詹事項煜大

理寺正錢位坤通政司參議宋學顯禮部員外郎湯有慶四家蕩洗無遺又焚常熟給事中時敏家三代四棺俱毀彪佳奏民情囂動借名義憤與其振之使懼不如威之使服國法旣伸人心自正宜將從逆諸臣先行處治使士庶無所藉口則焚掠之徒可加等治許之彪佳復榜諸衢曰叛逆不可名忠義不可矜毋藉鋤逆報私怨毋假勤王造禍亂未幾嘉定華生家奴客勾合他家奴及羣不逞近萬人突起劫奪各暴其主且踞坐索身券縛而杖之彪佳捕斬數人餘盡掩諸獄令曰有原主來保者得貰死於是諸奴搏頸行勾原主以免因募士爲蒼頭軍尋詔復設廠衛緝事官彪佳上言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衣衛當事者因非法凌虐高皇帝乃於

二十年焚其刑具送囚刑部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以鍛鍊爲工羅織爲事雖朝廷爪牙實權臣鷹狗舉朝知其枉而法司無敢雪慘酷等於來周平反從無徐杜此詔獄之弊也永樂間設立東廠始開告密無籍兇徒投爲廝養誣告遍及善良赤手立致鉅萬招承多出於拷掠怨憤充塞於京畿欲絕苞苴而苞苴彌盛欲清姦宄而姦宄益多此緝事之弊也若夫刑不上大夫祖宗忠厚立國之本及逆瑾用事始去衣受杖刑章不歸司敗撲責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加必死之刑血濺玉階肉飛金陛班行削色氣短神搖卽卹錄隨頒已魂驚骨削矣朝廷徒受懷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直之譽此廷杖之弊也三者弊政當永行禁革疏入羣奄共撓之大學



士姜曰廣力爭之乃命五城御史察訪不設緝事官督輔部將于永綬劉肇基陳可立張應夢領馬兵千人駐防京口浙江入衛都司黃之奎亦部水陸兵三四千戍其地馬兵以賤值攫小兒爪傷兒額浙兵不平縛馬兵而投之江馬兵大恨馳馬來鬪浙營守備李大開訶之不下大開抽矢射數人馬兵遂大鬪射殺大開恣焚掠死者四百人譁而曰四鎮以殺搶封伯吾何憚不爲讐殺哉彪佳聞之擐甲馳往永綬等遁去疏劾四將罪卹難民民大悅自是兵將調集聽本處撫臣節制著爲令焉時高傑劉澤清閒藩江北顧未嘗忘情江南也憚彪佳威望以書通問彪佳報書感以大義自是無一卒渡江者傑駐瓜洲嘗以書尅期會於大觀樓意彪佳文士畏

縮必不敢輕渡江至期風大作彪佳掉小舟從小吏數人出  
沒波浪中須臾泊岸傑大駭異撤兵衛下拜曰不意公之勇  
亦如是也彪佳披肝膈勉以其獎王室慷慨流涕傑曰傑閱  
人多矣如公者甘爲之死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矣張  
廷驪飲而別馬士英輩嫉彪佳甚喉私人朱統鎭劾之御史  
張孫振希士英旨亦劾彪佳謂初沮登極者立潞王也彪佳  
乃移疾去吳民泣而送之遂隱於雲門山明年南都不守我  
貝勒以貂裘聘之因絕粒妻商氏慮其死防守之乃給之曰  
此非詞命所能卻當身至杭辭以疾耳家人信之閏六月四  
日至寓園與其友祝山人飲至夜分攜燭書几上曰圖功爲  
其難潔身爲其易吾爲其易者聊存潔身志含笑入九泉浩

然留天地又書曰已治棺寄戴山戒珠寺可取斂我投梅花閣下淺水中端坐死年四十有四隆武時贈少保兵部尙書諡忠敏我

朝賜專諡曰忠惠妻商氏另有傳子理孫班孫

班孫字奕喜小字季郎其兄曰理孫字奕慶以大功兄弟次其行故世呼曰祁氏五六兩公子班孫生時母商氏夢一老衲入室生有美姿白如瓠而雙足重趺日行數百里無倦又時時喜跣趺坐彪佳盡節未二旬東江兵起其羣從之長曰鴻孫者嘗與彪佳同學劉宗周門下將兵江上冀有申從父志於是理孫班孫罄家餉之與黃氏世忠營勒事敗鴻孫走死班孫之婦翁朱兆宣者故總督燮元公子也戒班孫曰勿

更從事焦原矣弗聽祁氏淡生堂藏書甲江浙其諸子尤豪  
憲結客泊二子兄弟自任以故國之喬木雖屠沽販豎有一  
技長亦兼收並蓄家居山陰之梅墅其園亭在寓山複壁大  
隧莫能詰慈谿布衣魏耕者狂走四方思得一當二子與稱  
莫逆耕酒色有奇癖禮法之士莫敢許而二子獨以忠義故  
曲奉之每至則盛陳越酒呼若邪谿娃以薦客又發故藏壬  
遁劍術編遍約同里朱稚張宗觀輩密謀大計壬寅耕蠟書  
通海事發捕者曰茗上耕婦家梅墅耕死友官兵亟發果得  
耕遂併縛二子去兄弟爭承其獄友人納賂宥其兄以班孫  
遣戍遠左理孫竟以痛弟鬱鬱死丁巳班孫脫身歸里社中  
漸物色之乃祝髮於吳之堯峯尋主毗陵馬鞍山寺稱呪林

明大師士大夫相傳曰是何浮屠氏但憲議論古今每及先朝則掩面哭然終莫有知之者嘗於曲簋座上摩其足喟然發難曰使我因此間者汝耳癸丑冬十月旬又一日忽沐浴竟曳杖繞堂走曰我將西歸也入暮跣趺坐垂眉久之既復張目周視又久而後逝發其篋有所著東行風俗記紫芝軒集且得遺教欲歸耐人始知爲山陰祁氏子之自關外來者遂如其教歸葬焉

吳伯默字志訥泰順人倜儻尙義才智過人商於蘇甲申三月聞國變傾裝助軍効力行間巡撫祁彪佳授太倉營千總奉檄教倉頭軍戰法江蘇破不知所終

泰順林用霖增補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十五終

小腆紀傳卷第十六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菡

列傳第九

高倬

何應瑞

劉成治

黃端伯

吳嘉胤

龔廷祥

陳龍正

陳于階

葛徵奇等  
吳可箕等

高倬字枝樓忠州人天啟乙丑進士崇禎初以知縣入爲御史  
劄督曹文衡與總監鄧希詔相奏許倬言宜撤希詔安文  
衡心若文衡不足任宜更置勿使中官參之疏入貶一秩尋  
以草場火坐巡視不謹下吏逾年釋歸起上林署丞遷大理

右寺副十一年五月火星逆行倬請疏刑部積案累遷南京太僕寺卿十六年二月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其秋操江改任武臣劉孔昭召倬別用未赴而北都陷宏光帝立改工部右侍郎御用監內官請置龍鳳几榻諸器及宮殿陳設寶玩金玉計費數十萬光祿寺請辦御用器至萬五千七百有奇倬上言國家草創民愁財匱宜力行節儉爲天下先昔衛之亡也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通商務農故能立國今百萬之師嗷嗷待哺司農無以應之致觖望掠食卽君臣綰素示以匱乏彼未必信也而乃雕鏤華彩欲飾美觀乎不納旣解學龍被劾削職擢爲刑部尙書南都不守投繯死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何應瑞出身籍貫不可詳崇禎時官南太常寺卿南都以與  
擁戴功擢工部右侍郎晉尙書其年八月太后至自河南諭  
部臣修行宮備賞賜應瑞與侍郎高倬合疏言黠金無術懇  
祈崇儉不納南都陷自縊不死復自刎爲其子所持不知所  
終

劉成治字廣如漢陽人崇禎甲戌進士以知縣補國子監助  
教宏光時厯陞戶部郎中趙之龍將出降入戶部封庫成治  
拳毆之之龍走免間豫王命百官謁見寅往午歸慨然曰國  
家養士三百年無一忠義以報朝廷邪題壁曰鍾山之氣赫  
赫洋洋歸於帝側保此冠裳自縊死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黃端伯字元公新城人崇禎戊辰進士雜治儒墨百家之學性冲淡夸曠虛懷下士官甯波杭州推官每出則諸生以經史文藝及語錄禪旨金丹符籙哀然競進者恆數百人端伯應接從容莫不厭服而去治行報最徵入京以憂歸乃屏棄一切潛心儒學少時自署印文曰海岸道人至是改其篆曰忠孝廉節之章益王居建昌與鄭芝龍結姻勢橫甚端伯疏論之益王亦劾端伯離間親藩及出妻酗酒事有詔候勘端伯乃避跡廬山宏光時大學士姜曰廣薦起之授禮部儀制主事南京覆或曰公如老衲盍浮沈山野端伯曰臨難苟免先聖訓也我豈藉口釋氏以苟活乎百官迎降端伯獨不赴從者固請乃書一帖與之曰大明忠臣黃端伯豫王命趣召

之兵往先捶其妾端伯毅然不顧曰殺卽殺耳我不投謁也  
繫之去方巾不冠亦不拜王甚重之授以職不可以方外禮  
亦不可王問宏光何君曰聖君問何以指昏爲聖曰子不言  
父過問馬士英何相曰賢相問何指奸爲賢曰不降卽賢遂  
下獄臨刑詩曰問我安身處刀山是道場一卒左刃之手顛  
棄刀走一卒右刃之亦顛棄刀走端伯厲聲曰吾心不死頭  
不可斷盡刺吾心卒如之而絕一僕拱立其側揮之不去亦  
見殺魯王贈太常卿諡忠節我

朝賜通諡曰烈愍

吳嘉胤字繩如松江華亭人天啟甲子舉於鄉歷官戶部主  
事管理新餉奉使至丹陽聞變亟馳還從者曰往則投死耳

幸而不遇難且歸爲後圖嘉胤曰是何言歟君亡則率土皆非明有也我歸欲安之止車城外報恩寺上書求存明社稷不報冠服自縊於方正學祠一僕欲解之一僕曰嗟乎主人有成言矣解之必不聽不如已也此僕亦從死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龔廷祥字伯興無錫人馬世奇門人也崇禎癸未進士宏光帝立廷祥不欲出旣念母老冀得誥命以榮之乃赴選授中書舍人乙酉四月命始下旬日間揚州不守南都覆慟哭曰吾固知國祚必移而不意如是其速也吾豈背恩乎遺書戒其子善事祖母詣文廟肅衣冠拜孔子訖大呼曰吾不負師友馬君常劉湛六也自投武定橋下死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陳龍正字惕龍嘉善人爲高攀龍弟子崇禎甲戌進士授中書舍人十一年五月熒惑守心十二年十月彗星見冬至大雷電雨雹十三年二月京師大風天黃日青龍正皆應詔條奏大旨存聽言用人又請墾荒時中原殘破有田不得耕龍正據常理言之給事中黃雲師御史黃澍遂詆爲僞學帝不問御史葉紹容謂堪任督輔主事趙奕昌舉爲眞賢才亦不用久之遷南京國子監丞宏光時用爲祠祭員外郎南都陷絕粒死或曰病死

陳于階字詹一上海人嘗從大學士徐光啟學厯法薦授欽天監五官挈壺正南渡令督造火器及

大清兵至歎曰吾微員也可以無死然他日何以見徐公哉  
遂自經於天主堂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又有葛徵奇官光祿卿劉光弼官戶部郎  
中劉萬春官禮部郎中陳燠官中書舍人皆死於南都之難  
者詳不可聞徵奇字無奇海甯人崇禎戊辰進士士民死者  
則吳可箕國子監生休甯人寄居南都宏光帝出走乃題詩  
衣襟自縊於雞鳴山之關壯繆祠黃金璽江甯武舉人題壁  
自經死陳士達布衣也投水死跡最奇者則投秦淮河之馮  
小璫題詩百川橋之乞兒也詩曰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  
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

小腆紀傳卷第十六終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合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十七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謨

列傳第十

張伯鯨

徐汧

王瑞枬

葉尙高等

夏允彝

兄之旭子完醕

林逢經

第逢平等

李魯

鄒宗善李世輔

張伯鯨字繩海江都人萬厯丙辰進士厯知會稽歸安鄞三縣事內遷戶部主事出督延甯二鎮軍儲自黃甫川西抵甯夏千二百里不產五穀賀蘭山沿黃河漢唐二渠東抵花馬池皆沃土而荒蕪甚伯鯨疏陳其狀爲通商惠工轉粟麥倣邊商中鹽意立官市法以招之軍民稱便延綏盜起擢兵備



僉事韓榆林中路擊破質思賢巡撫陳奇瑜上其功擢右參政仍視兵備事七年春奇瑜遷總督擢伯鯨爲右僉都御史代之擊破插漢部及套寇明年以事罷十一年起戶部侍郎駐襄陽理兵餉坐餉不至貶秩十五年擢兵部添設左侍郎攝行尙書事召對萬歲山步行中寒足疾作伏地不能起帝命中官扶出之遂乞休南渡後家居不出左兵起馬士英盡撤江北兵以禦伯鯨歎曰天下事不可爲矣揚州受圍與當事分城堅守城破身被數創死妻楊氏子婦郝氏俱從死我朝賜通諡曰忠節

徐汧字九一號勿齋長洲人爲諸生有時譽天啓中魏大中周順昌先後就逮汧與里人楊廷樞歛金資其行順昌歎曰

國家養士三百年如徐生真歲寒松柏也成崇禎戊辰進士  
選庶吉士授檢討遷右諭德黃道周疏救錢龍錫貶官倪元  
潞請代謫不允汧力頌道周元潞賢自請偕斥罷忤旨切責  
乞假歸久之還朝遷右庶子充日講官尋奉使江西封益藩  
便道旋里周延儒之再相也招之不應久之始行抵鎮江聞  
京師陷一慟幾絕汧雅好交遊蓄聲伎至是悉屏去獨居一  
室南都立起少詹事汧以國破君亡臣子不當叨位具疏固  
辭移書當事言今日賢奸之辨不可不嚴而異同之見不可  
不化在諸君以君民爲心以職掌爲務耳其忠君愛民清白  
乃心者君子也否則小人修職就業竭節在公者君子也否  
則小人執以爲衡流品明澄敘當矣豈必挾異同哉先帝十

七年之中憂勤乾惕有如一日卒使海內鼎沸社稷邱墟良由頻年來是非混淆士大夫精神智慮不爲君民不念職掌乃至膜視主上委身寇仇豈不痛哉禍及君國身亦隨之然則朋黨相傾亦何利之有今喪敗之餘人思危懼宜戒前事勿蹈覆轍尊耿介特立之人尙惴惴無華之士並建賢哲明試以功未有人心不正而能支撐傾側者也旣就職卽陳時政七事曰辨人才課職業敦寅恭勵廉恥核名實納忠讜破情面復惓惓以化恩讐去偏黨爲言安遠侯柳祚昌希馬阮指疏攻之言前者潞藩在京口汧朝服以謁自侍東林巨魁與復社諸奸張采華允成楊廷樞顧杲等狼狽相倚陞下定鼎金陵彼公然爲討金陵檄所云中原逐鹿南國指馬是爲

何語乞置於理幸士英不欲興大獄寢其奏乃移疾歸南都  
不守謂二子曰國事不支吾死迫矣出居邨舍聞蘇州不守  
夜自縊僕救之甦其友朱薇曰公大臣也野死可乎汧曰郡  
城非吾土也我何家之有蕭衣冠北向稽首投虎邱之新塘  
橋死時乙酉閏六月十一日也閱三日顏色如生一老僕隨  
之死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長子枋另有傳

王瑞柵字聖木永嘉人天啓乙丑進士授蘇州推官兼理兌  
運軍民交兌恆相軋啓釁瑞柵調劑得宜歲省浮費三萬金  
上官爲勒石著令尋改河間推官入爲工部主事轉兵部職  
方員外郎擢鄖襄兵備僉事會張獻忠據穀城乞撫總理熊

文燦許之瑞柟以爲非計謀於巡按林銘球總兵官左良玉將俟其至執之文燦固以爲不可瑞柟言賊以撫思我我豈可以撫自愚文燦恚以爲撓撫局瑞柟曰非撓撫實濟撫也今良玉等力能辦賊南漳費一選光化周士鳳四面分防皆爲勁敵當召布於穀城近郊下令會勦夫賊未創而遽撫彼將無所懼惟示之以必勦之勢乃心折不敢貳否則玩而嘗我我何以制其變也文燦不從瑞柟知事必敗亟陳隨征歸農解散三策又不從乃自爲檄諭獻忠獻忠恃文燦庇己不聽瑞柟曰天下事可知矣繼而羣盜混世王整世王託天王小秦王過天星逼處均房間復乞撫文燦又力持之瑞柟曰爭撫必墮賊計且倉卒間前後受撫卽襄爲賊藪矣明年獻

忠果反瑞柵已以憂去獻忠留書於壁言已之叛總理使然  
列上官姓名及取賄歲月多寡於下題其末曰不受獻忠錢  
者鄭襄道王瑞柵一人耳由是名大著南都立授太僕寺少  
卿極陳有司虐民狀旋告歸隆武帝召赴福建仍故官督理  
兵餉未幾閩地全失溫州亦不守避之山中丁亥五月十五  
爲瑞柵生日從容拜家廟置酒高會良久不出則縊死寢室  
矣遺命五日而殮及有司驗視怡五日云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同時諸生葉尙高於上丁釋奠日倚廟柱  
訾當事鞭箠下獄死鄒欽堯鄒之琦俱赴水死

夏允彝字彝仲華亭人弱冠舉於鄉博學工屬文長洲楊廷  
樞太倉張溥等結復社允彝與同邑陳子龍何剛徐孚遠輩

亦結幾社相應和名重海內崇禎丁丑與子龍同成進士授  
長樂知縣善決事他郡邑疑獄不能決者上官多下長樂居  
五年邑大治吏部尙書鄭三俊薦天下廉能知縣七人允彝  
爲首大臣方岳貢等亦力稱之將特擢丁母憂歸北都亡走  
謁尙書史可法謀興復宏光帝立乃還是年五月擢吏部考  
功主事疏請終制馬阮重其名屢招之不赴服闋猶不起而  
御史徐復陽者故逆案中人希馬阮意劾允彝與其同官文  
德翼居喪授職以兩人皆東林也兩人實未之官無可罪吏  
部尙書張捷遽議貶秩調用時論爲之不平乙酉八月我  
大清安撫官入郡允彝投之書曰

大清革命萬物維新故明廢臣理應芟除其何所逃死顧有

一言爲

盛朝陳之昔金人渡江下三吳抵溫甯還師以授宋高卽中原之地亦舉以授張邦昌劉豫者誠以南土庫溼多疫海險江深毒蛇匝地聚蚊若雷嘔吐霍亂以時而發凡同居中國北人之吏於南者猶以爲病況自塞外來邪昔蒙古之爲南吏者以三月至九月歸一切吏治惟中土人是問其賦稅漕糧盡由海運未及八十年而吳浙劇寇蝟毛以起江南大亂河北瓦解是江南爲元累不爲元利矣向使割江南以予宋歲輦金緡以實北地則元之疆場正未艾也今爲

盛朝計明之支系綴若懸絲莫若以淮河爲界存其宗社則可收千百世興滅繼絕之功責其歲幣亦可獲數萬里盟主



睦鄰之利於名甚隆於利可久惟執事裁之書入不報總兵  
吳志葵起兵吳淞允彝入其軍爲之飛書走檄四方響應然  
皆文士不知兵迄無成松江破或說之入海趨閩允彝曰我  
昔吏閩閩中八郡咸德我今往圖再舉策固善然舉事一不  
當而遞以求生何以示後世哉不如死也嘉定侯峒曾遇害  
允彝經紀其喪歸聞徐石麒黃醅耀徐汧之死也欲自經其  
兄之旭諷投方外允彝曰是多方求活耳乃作絕命詞自沈  
松塘死越三日黃道周奉隆武帝命以翰林侍讀兼給事中  
召至則方殮矣使者哭而去贈左春坊左庶子諡文忠所著  
有幸存錄爲絕筆之旭字元初爲邑貢生有聲丁亥四月與  
於陳子龍之獄官兵捕之縊死文廟復聖顏子位旁遺令云

余自舍弟殉節卽欲偕死彼以孤寡見託未忍也然不向城  
市坐者兩年於茲矣今日吳鎮劾忠一時趨附幾事不密變  
且中作搜求餘黨坐以叛名嗟乎新朝之所謂叛乃故國之  
所謂忠也夫何傷哉余幼讀聖賢書今死聖賢地夫亦死於  
聖賢之教非死於法也其詩曰嗟予薄祜少遭不造皇路多  
虞撫膺思報穰穰國人藩之垣之惴惴縲紲抗章白之余一  
介儒曾霽天顏歲寒之義至死勿遷仲也懷沙身無貶屈惜  
哉卧子何不早決故君曰逝故友云亡吾將安歸敬附首陽  
從容自引魯璧踳踳遐哉尼父余敢對揚子完醕字存古七  
歲能詩文年十三擬庾信大哀賦才藻橫逸魯監國授中書  
舍人監國航海完醕拜表慰問爲邏者所得亦以子龍事下

獄賦絕命詩遺母與婦臨刑神色不變年甫十八我

朝賜允彝通諡曰忠節完淳節愍

林逢經字守一逢平字守衡閩之長樂人兄弟切劘相師友以文雄一時逢經性剛急或面摘人過逢平性冲和閩中建文社八郡人士悉集西湖之荷亭二林領袖之從逢平問難者數十人從逢經十數人而已時以伯醕伊川事擬之兄弟皆執贄黃道周門下道周當國薦逢經補中書舍人累轉翰林院檢討修威宗實錄逢平爲兵部司務道周殉節金陵逢經請出使覓其齒髮或難之逢經曰若得營厝三尺使忠魂時望孝陵吾卽殉師何憾哉已聞南都有收葬道周者乃已聞敗披緇入山除夜賦詩曰已拚身與汨羅遊不謂殘年託

此邱何處角聲吹世換一龕燈影覺生浮妻孥杜曲對如夢  
日月斜川望更幽回首玉堂人散後爐中商陸總添愁戊子  
永福陷赴海死逢平亦鬱鬱死先後殉節者永福人給事中  
鄒正畿投水死長樂人御史王恩及妻李氏服毒死詳不可  
聞我

朝賜逢經正畿恩及通諡俱節愍

李魯字得之上杭人幼穎慧塾師以執竿驅雀屬之對魯應  
聲曰拔劍斬蛇塾師異之天啓甲子舉於鄉甲申國變山寇  
蜂起上杭尤甚當事議募鄉兵魯曰四鄉皆寇出沒之區召  
募之兵慮卽寇也兵寇雜伍此以城與寇耳在城者當大戶  
捐貲結義以固城在鄉者當大戶鳩宗築砦以固鄉無瑕可

攻寇當潛寢耳乃上書於巡撫張肯堂曰治病者未進藥石  
先調臟腑獵獸者未加擊刺先布網羅臟腑固而後藥石有  
效網羅設而後擊刺無虛寇卽病與獸也兵則藥石擊刺也  
民則臟腑網羅也欲勦寇必使民有固志欲固志必先有守  
禦欲守禦必先築砦堡何也鄉民各戀身家心膽易搖平時  
團集易聞警驚潰亦易團集適爲累耳若鄉砦四布家累悉  
有憑依耕芸不廢寇至清野掠無所得且疑設伏拒隘進退  
狼顧不必交鋒而氣已銷阻過半矣然後以大兵夾勦之譬  
網羅設而擊刺隨獸卽奔突安往乎不然崇山複谷深入則  
虞墮伏中持久則運饋難繼我往賊去我去賊來勞逸之致  
便皆在賊且賊害如梳兵害如櫛生趣旣窮民盡爲賊矣卽

今賊起一年而民情已三變始而人皆避賊一變而貧者通賊再變而從賊矣近則富民亦不得不通賊矣往綏寇初發事亦類此禍延宗社可不畏哉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聽民自爲結約不可得也董勸責在上耳宜令鄉之大戶各歸之寨不立寨者以通賊論賊來量力戰守有備牛酒金錢媚賊贖屋者以接濟論奸民從賊聽寨長公結與衆棄之官留難者以縱賊論官兵所至不許入砦強入砦者以擄掠論如此極力施行不出期月可保太平百年也書上肯堂稱善諭邑令舉行而城中富民交口謂魯張皇多事及乙酉夏南都江西皆破魯誅茅於幅員山蜚語謂魯倡逃魯曰桐江子陵之釣南陽諸葛之耕山居非聖朝所禁也何以此禁魯乎自題

草廬曰采薇深處聯句曰風搖彼黍聲如訴雨漬山薇淚不  
乾又曰時事浮雲留不住我心匪石確難移蓋將躬耕以老  
也閩中建國閣部曾櫻貽書譙曰贅不卹緯匹婦猶知之志  
士仁人乃宴宴居息邪魯乃詣行在上封事其一曰簡忠誠  
之士以救時艱近世論人動曰救時之才至問所謂救時者  
僂巧通方士耳夫僂巧通方乃改身鬻面之別名破滅人國  
則有餘矣可謂救乎臣愚以爲天下無無才之人但心有誠  
僂耳心誠則大才可大用小才可小用心僂則小才害及小  
大才害及大也凡處必擇便安言豫持兩可微長卽欲自炫  
護短惟恐人知者僂人也受職而蹇蹇匪躬奏對而侃侃不  
回功與人同而不私過與人見而不諱者誠士也親誠遠僂

在人主力持其衡而已一曰加守令之權以練土兵今寇賊所至在在崩潰者無他守令不兼兵士著之師少也既無兵權寇至束手惟有逃耳雖其人之不肖亦事勢使然也昔成周卒旅軍帥統於鄉遂大夫漢則郡國民兵領於太守唐則諸道府兵領於刺史臣愚謂宜慎擇守令假以兵權省召募而專料土兵古者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此民數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此兵數也然則五與十者先王所以分民卽將之所以治兵也守令治民卽治其伍有故則猝然爲百人之集守令治兵但治其隊有故則猝然爲千萬人之集以民食膳民兵久則守令皆良將而郡邑皆金城昔句踐以生聚教訓殪夫差光武以舂陵子弟殲尋邑小如



馮驩之用薛尹鐸之用晉陽皆未嘗募烏合以戰豺狼者得強富之本計也一日達小民之情以禁貪暴夫天之去地不可計道里然天所爲者皆及於地而地之物無一不暴於天中無障隔故也人主高居如天天下之情僞與萬物之求暴於天無以異乃上澤不下於民民恫不達於君者則中間之障隔者多也今牧吏殃民罔極監司未必知知未必言甚有貓鼠而倒置黑白者天地之通永絕矣臣愚謂宜頒詔中外許民詣闕自陳或見耆老而詢之則吏奸無可藏而貪暴之風可輯矣民之利害得則守令之賢否得舉錯之得失亦得故詢事在下而萬情可盡也周禮外朝列庶人之位而太僕有鼓以達窮民故君安坐而見天下之事文武成康稱明君

由此道而已高皇帝微時親見貪官毒民及定天下於府州縣制申明亭老人頌聖令一道官有爲民患者耆老奉令至公廳直諫三諫不悛耆老赴京奏聞以憑拏問高皇帝豈樂民之以下訕上哉不得已也願陛下力復祖制也一曰罷捐借講屯練以足兵食國初九邊腹裏各有屯田有官屯民屯商屯腹屯邊屯諸法所謂養兵百萬不費民間粒粟者此也承平旣久侵沒難問然按籍履畝大半可稽法當清覈故田簡汰軍衛漸復祖制今軍寇蹂躪之餘必有無田之人與無人之田誠得忠勤廉幹之人或民屯如虞集之策或兵屯如李泌之謀此皆可計歲責效者不然變通屯練之法合計一城分幾坊坊有長一坊分幾甲甲有長甲統於坊坊統於屯

練之官陰以兵法部勒之官訓其長長訓其屬有技有試有董勸平居各食其食無額支之糧有警各伍其伍戰守相敵而動在城守城在鄉守鄉法似保甲而警策過之意似雄邊而不煩抽丁貨粟困民各保身家之心爲捍衛封疆之用又就簡練什伍中密察才力出羣者假以事權於是貴介得以撫用健兒單寒得以僱募於殷富卽睚眦可化爲同澤同袍萬眾一心於強寇何有乎此則隨地隨時可施行者否則捐助借助於上似無賴而薄廉恥於官則貪婪而廢國法於民則斂怨愁而生意外之虞可爲憂危者此也一日審形勢以圖恢復明詔初下決計親征謀者多謂直指錢塘臣愚以爲魯國畫疆而守文武不憚征繕宜下溫詔卽以兩浙委之夫

漢高捐齊楚以與信越光武委河西以與竇融究之齊楚河西皆歸於漢今北軍分道以攻江南閩豈能分道禦之使宗子果能人自爲戰豈非維翰維城之藉哉大兵惟當直取江右江右披山襟湖可東提兩浙西挈荆湖控閩粵三方輻輳據上游以望孝陵不然則急駐荆南控湖北以制中州引滇黔而接巴蜀庶幾風雲空濶豪傑必攀附而來若羈旅閩中指臂不靈兵食肘露恐日月逾邁朝氣漸衰非日闢百里之洪謨矣一曰奮乾健之行以作士氣臣愚謂中興之君視創業尤難創業之君臣同起於患難志有進而無退今共事者大半承平優養之餘捐軀意少懷土情多稍見凶危輒生退阻臣嘗恨宋高有李綱爲之相韓岳爲之將卒奄奄不振者

本其苟且偷安之心牢伏於中故汪黃秦檜得窺見其隱而  
牽制之也光武起自舂陵不數年而天下定雖其恢廓大度  
委任得人究其根本乃在戰昆陽渡潁沱歷濱危阨而不阻  
及其拔邯鄲擊銅馬徇燕趙皆親履行陣熟習艱險有以鼓  
勵將士之氣也今六飛遠駕雖曰天子自將行邊實同草昧  
起義之舉也繫凶秉鉞者文也共飢渴同甘苦自夷於士卒  
者質也禮下召對降抑神聖者文也分痛癢同禍福自偶於  
庶僚偏裨者質也臣願陛下戒宋高法光武則忠智效死天  
下歸心南北不混一者未之有也疏入上大悅謂魯留心世  
務乃有用之才授工部主事十二月移蹕建甯時三關單危  
禁旅不滿千所調之兵隨到隨遣新募者或未成旅一路有

警輒空營赴之魯奏言不定營制不簡精銳聽其逍遙逐隊雖源源踵至恐左右終無一兵語云葵猶衛足豈有萬乘而孤露無衛乎明年六月魯監國棄浙航海魯奏言藩籬已撤卽重兵扼險猶慮不濟况關兵撤近安海四境蕩無鎖鑰人情泮渙忠義灰心去閩當如避焚挾網別任格人以共濟大業上以疏語指斥鄉芝龍留中不發會汀州報流寇攻上杭魯因言急守莫如汀城急練莫如汀兵此爲嶺嶠咽喉務令呼吸相應陛下果卽東幸臣當執爻前驅上嘉歎之改職方主事以新銜領敕印兼道抵汀而流寇已圍上杭時七月下旬矣魯與汀帥周之藩謀謂大駕且幸汀而上杭圍不解則禍變且生意外乃投檄賊營譬曉之賊果捧檄色動魯乃單

騎詣賊壘把其魁張某之臂曰幸甚諸君值魯乃富貴催人也賊愕然問故魯曰天子早晚入粵東諸君部勒一軍爲護衛便爲禁旅親軍矣恩賚逾他營一等粵地繁富十倍閩中諸君食國餉佩將印豈非富貴逼人乎諸賊合聲稱善魯曰客營淡泊當取豚酒相勞因刑牲插血曰從此爲一家人矣安插定乃入杭宣布屯練節曰卽前封事中所條陳者杭民丁某獨不欲曰驅羣羊而搏猛虎此自貽伊戚耳魯罵之曰爾生父且不識又識保衛鄉里邪蓋丁嘗棄其父而謀爲富民之繼子者也俄而汀州變聞魯負敕印痛哭入幅員山丁某昌言於眾曰

大清兵至拒命者屠城滿城血肉豈易李宦數莖頭髮邪眾

臧之擁魯還城嚴衛之將以獻於我貝勒魯曰我自行我意  
關若何事此豈狂國人人浴矢不許一人潔身邪因椎心大  
哭血淚迸落久之聲氣不續則絕吭死矣時丙戌九月五日  
戊申也上杭人始有太息悔之者諸生鄒宗善聞之走明倫  
堂痛哭伺家人熟睡書衣裾曰先王之教曰忠曰孝聖賢之  
訓曰仁曰義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孝子忠臣含笑相視衣冠  
自縊死宗善字本初或曰名嘉善亦上杭人

李世輔字左宜亦號我持甯化諸生博學能文漳南兵備道  
朱大典嘗頒世輔文於學宮式多士士無間言天啓丁卯中  
鄉試副榜崇禎癸酉再舉北闕副榜明年選貴州銅仁知縣  
銅仁僻處萬山中流寓者十之七胥吏多亡命苗夷時出剽



掠世輔訓練追捕農民復業已卯遷雲南昆陽州州城自崇禎五年夷難之後冊籍燬於火世輔釐剔隱占免故丁豁虛糧民困復甦癸未遷南雄府同知隆武改元召用故相何吾騶丙戌二月道出南雄問世輔曰公閩人也閩遂贊中興乎世輔曰可敵兵雖勁遠則遯土燕齊之人近則左良玉劉澤清之降卒耳何遽不相勝乎吾騶曰然則東晉南宋乎曰未也東晉自永嘉後諸胡相吞百年未定故王導謝安乘其間暇修安和寬簡之政亦卒不能與劉石爭長南宋有韓岳諸將趙張諸相彌縫補苴故金人屈就和議今

清并有中原耿耿志在江南耳而我跼蹐閩中駕馭不遠欲爲晉宋豈易言哉吾騶曰然則駐贛州乎曰是其次也漢高

不拒武關終難滅項太祖不戰鄱陽湖豈能驅元以備亮之才退保益州不能越祁山寸武況以八閩乎吾騶曰魯藩逼近金衢將無梗乎曰是乃所爲中興之藉也恨岷蜀諸藩不悉倡義西北耳凡兵勢有分合彼合則亦利合彼分則亦利分今

清以合力取山陝而以分兵取江南使諸藩人自爲戰疆自爲守卽令爲錢鏐爲竇融亦僅爲聖主驅除耳漢追楚至固陵信越之兵不至張良曰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於是捐齊楚子兩人旣併天下而兩人之地終歸於漢今舉朝不患敵人而欲服屬魯國是所謂倒持也又曰相國入閩兩動倭復其可協乎苞官苴將其可汰乎宿衛兵不滿萬兩關兵

不滿三萬建甯汀邵鱗可縫乎能使天子擐甲冑鏖平世文  
貌行草昧開創事乎寇賈岳韓相國意誰屬乎卽大駕駐虔  
胸背單危一萬督撫可支天平楚督招降之卒可出湖迎駕  
乎蜀黔滇廣苗狼之兵可調集乎吾騶無以答第曰人才無  
如君者比覲天子當召君以匡吾不逮也及陛見所引薦二  
十人皆故吏嫺嫺無世輔名是年夏奉檄監兵五千出梅關  
迎駕聞贛州警乃率所統兵援贛以策干總督萬元吉不見  
用遂辭去旋擢貴州鎮遠府知府赴任抵靈山而汀州變聞  
將詣永厯帝行在丁亥四月土寇猝發遂及於難

男承禮編輯

小腆紀傳卷第十七終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